

敛青锋
工长君 著



JIU XIAO BEN YUN ZHUAN

奔|云|传

上/下
卷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美术出版社

九霄

JIU XIAO BEN YUN ZHUAN

奔|云|传

下

工长君
敛青锋
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九霄奔云传: 全2册 / 工长君, 敛青锋著. — 昆明:
云南美术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489-2791-4

I. ①九… II. ①工… ②敛… III. ①长篇小说—中
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18776号

责任编辑: 韩 洁

特约编辑: 曹 杰 吴凯诗

美术编辑: 周文旋

九霄奔云传 (上下卷)

著 者: 工长君 敛青锋

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美术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印 制: 恒美印务 (广州) 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16 787mm × 1092mm

印 张: 49

字 数: 770千字

ISBN 978-7-5489-2791-4

定 价: 98.00元 (上下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 羊城创意产业园3-07C

电话: (020) 38031051 传真: (020) 38057562

官方网址: <http://www.gztwkadokawa.com/>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盈科 (广州) 律师事务所

目录

MU LU

● 第二十一章 御雷天尊 —— 〇〇一

● 第二十二章 妖王相柳 —— 〇二三

● 第二十三章 万法俱灭 —— 〇四三

● 第二十四章 另一个天轮 —— 〇六三

● 第二十五章 衣锦夜行 —— 〇八一

● 第二十六章 少侠休走 —— 一〇三

● 第二十七章 浮生一梦 —— 一二三

● 第二十八章 大厦将倾 —— 一四三

● 第二十九章 往事随风 —— 一六三



第三十章 真相 —— 一八三

第三十一章 永劫回归 —— 二〇三

第三十二章 暗流汹涌 —— 二二一

第三十三章 长夜烽火 —— 二三九

第三十四章 星罗棋布 —— 二五九

第三十五章 天命者 —— 二七九

第三十六章 血战 —— 二九九

第三十七章 太初元辰 —— 三一七

第三十八章 三界奏鸣 —— 三三七



第二十一章

御雷天尊



(一)

新的一天来临，洛邑清晨阳光万丈，照得符晨曦头晕目眩。五千多米的海拔高处，稍微走快点儿就会气喘，他忍不住心想，能在这儿长期生活的都是勇士。

“什么名字？”

“公司派。”

“创派掌门？”

“符晨曦。”

“以前有隶属哪个门派么？”

“青峰。”

会盟中堂内，符晨曦递交了公司派的盟约书。

“掌门印玺？”符晨曦瞬间傻眼，还有这东西？！

步光在旁冷漠地掏出一方小印，朝盟约书上一盖——“公司派掌门符”。

符晨曦：“……”

这里是整个九霄二十一派盟约中行政的集中机构，由会盟选出无任何势力的仙族委派职责，专司门派纷争、公诉、入退盟等大小事宜，并整合盟费与介绍通商往来之事。

换言之，这儿就是九霄中的联合国……又像史书上的周天子分封诸侯建制，只是会盟中没有盟主，也没有手握大权的九霄天子。唯独一名会盟参议官，负责主持每一届的盟会。

会盟常驻成员里，清一色俱是法术能力不济、修为堪忧的寻常仙族，但二十一派任何人等，俱不敢对他们大呼小叫，洛邑更有明文规定，禁止在此处进行私斗。否则于钧霄群山中面壁三年。

而不周山脚下则聚集着大量的散修仙人，将武陵等村落当作修仙之旅的归宿，随时保护着

钧霄的四大关隘与洛邑安全。

会盟最深处的厅堂内，更供奉着历代仙人的排位。

曹靖霏再三耳提面命，要进会盟，千万千万要循规蹈矩，切不可偷奸耍滑，平日里嬉皮笑脸、吊儿郎当的言行都收起来。步光更特地为符晨曦带了一身亲手缝制的武袍，出门前亲手为他整好领子，并与麟嘉一同，来到中堂外等候。

办事员在一张纸上落笔写明情况，符晨曦趁着这时候站直，打量中堂内的布置。中堂正中央置一牌匾：天下不国。两侧摆放着十二生肖的塑像，已有些年头了。来前麟嘉解释过，洛邑在元素之战时，于北落王的主持下成立十二生肖军，俱由各派弟子担任，以抵抗元素大军。

现如今十二生肖军已解散，昔年九霄唯一的无冕之王，也从此留下了“天下不国”的永恒训诫。

那办事员回往后间，不到片刻换了名姓乔的老头过来。姓乔的老头端详符晨曦，说：“符晨曦，青峰派，嗯……加入会盟的规矩，乃是你能获得青峰的同意，方可自立门户……”

这不是废话吗！符晨曦心想，谁自立门户能拿到前师门许可的？我倒是想见识见识。

“我们情况特殊嘛。”符晨曦按曹靖霏教的那一套解释道，“先师徐茂陵辞世，生前蒙冤，不得昭雪……”

符晨曦认真、客气、礼貌与耐心地解释了自己离开青峰的经过，从那一天徐茂陵收自己为关门弟子开始，说到燎原与天煌上门闹事，再说到追日等种种恩怨，最后徐茂陵渡劫，自己与步光、麟嘉离开，前往云梦泽……

“什么？你说什么？”那老头子耳朵背，把脑袋稍稍侧过来了一点。

符晨曦：“……”

“我说！后来我们就到了云梦泽！”符晨曦阐述了足足一刻钟后，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这老头子该不会前面的话都没听清吧。

“云梦泽！嗯！我知道了！”老头子慢条斯理地说，“你这个情况，不允许自立门户，除非有……”符晨曦一手扶额，险些暴走。

“前面的您是不是都没听见？”符晨曦稍稍靠近些，提了少许音量，俯身问道。

“你吼我？”老头一脸错愕，怒道，“你什么身份？我什么身份？你敢吼我？！”

符晨曦：“……”

“我没有吼您。”符晨曦忙收小了音量，说，“我的态度是绝对恭敬的，只是这事儿……”

“什么？”那老头子一脸茫然，指指自己的耳朵。

符晨曦：“……”

两人对视片刻，符晨曦寻思数秒，知道若连最开始的申请都无法通过，公司派算是铁定完了。

“哇——！”符晨曦突然大哭起来。老头瞬间被符晨曦吓了一跳。

“我苦命的师父哟——！”符晨曦转身，往台阶上一坐，开始干号，大声道，“生前英雄一世，死后有冤难鸣——”

“别哭，别哭！”老头不耐烦道，“小伙子！你有话好好说嘛！”

中堂平日里也少有访客，符晨曦索性也不客气了，曹靖霏提供的办法根本不可行，不如放

出自己的拿手忽悠大招，亲自上阵，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快些。音量一大，老头子总算听清了，且这么哭闹起来，声音再大点儿也不至于引人生气，说：“徐茂陵呐……”

徐茂陵当年的名声是几乎无人不知的，符晨曦止住哭声，声音大了些许，控制在乔老头刚能听见的音量下，将青峰派万里伏等人藏污纳垢的猫腻一下抖了个底朝天。

“你不知道，副掌门一心想杀我师父，自己上位，他怎么容得了我？”符晨曦情绪激动地控诉了起来，先是朝万里伏与单符头上狂扣黑锅，罗织其联合外人，逼迫徐茂陵认罪，再捏造万里伏于徐茂陵的丹炉中下毒，单符晚上伺机暗杀……一时间青峰派现任掌门与副掌门，凭空多了许多掳掠良家妇女、贪污受贿、杀人越货之事。乔老头顿时十分尴尬，按理说会盟常务只管盟内之事，青峰那烂摊子乃是门派内务，绝不能插手。

饶是如此，乔老头也不住点头，朝符晨曦表示了同情。符晨曦挥泪真挚地将万里伏、单符等人描述成了一窝心机算尽的混账，最终又说：“恳请乔老网开一面！我们要查清凶手，为师父报仇！会盟若不让我们活下来，今天离开洛邑，我就唯死一途……”

“年纪轻轻的，干什么要寻死呢？”乔老语重心长说，“凡事都好商量……”

“我不管，我不管——”符晨曦夸张地，颤抖着喊道：“乔老，您要给我们做主呐，哇呜呜呜——”

眼泪鼻涕一齐流下，总不好擦在步光做的新衣服上，符晨曦便灵机一动，从案几下爬过去，抱着乔老头的大腿，哭倒在他的腿前，顺便揩了个干干净净。

乔老登时十分尴尬，说：“你先起来，有话好说……”

“我不起来，我不起来！”符晨曦哭着嚷嚷道。

艳阳高照，符晨曦离开洛邑中堂，曹靖霏、步光、岳霆、麟嘉四人俱等候在外。

“怎么样？”众人急迫道。符晨曦扔出一块木牌，步光抬手接住，满脸讶异。

“明天午后，申时会盟决议听证。”符晨曦沙哑着声音，指指自己喉咙，摆手，示意没力气说话了。

麟嘉与曹靖霏顿时欢呼起来，没想到符晨曦轻轻松松，就这么过了至关重要的一关，步光松了口气，现出微笑。

“吃饭，吃饭。”符晨曦沙着嗓子说，“饭后再说。”

四人离开洛邑中堂，不久后，腰佩宝剑，武袍飘逸的万纯钧经过长街，径自走进中堂。

中堂内，乔老头仍在边唏嘘边用抹布擦腿上符晨曦留下的痕迹——经年累月待在此地，没想到还听了这么一段匪夷所思的传闻，几分真几分假，倒也不至于全信，然而徐茂陵与追日派的恩怨，在数年前便传遍了洛邑，这点倒是知道的。

是时，只见一名青年仪表堂堂，走进中堂，拱手道：“青峰派万纯钧，特来拜见乔老。”

“什么？你是谁？”乔老头问。

万纯钧：“……”万里伏与单符让万纯钧上洛邑后，第一件事就是拜会中堂执掌，以免被符晨曦成功立派提请会盟合议，没想到昨夜万纯钧上得洛邑来，却也头疼发烧缺氧，在客栈中躺了一宿，今晨又睡过了头，日上三竿方匆匆赶来。

遏制符晨曦入盟之事，万里伏本想写信，却被单符劝住，毕竟这种事若是落在纸上，来日翻起账来，恐怕被有心人利用。万纯钧打好腹稿，却不料对方是个耳背的老头儿。

“万纯钧。”万纯钧走近些许，礼貌地说，“青峰派掌门万里伏独子。”

“什么？”乔老头又说，“谁？”

万纯钧：“……”

万纯钧再靠近些许，如先前符晨曦一般，俯身，皱眉大声道：“乔老！我叫万纯钧！是万里伏，青峰掌门的独生子！”

“你敢吼我?!”乔老头眼睛一瞪，怒道。

“我没有吼您。”万里伏知道这老头得罪不得，忙收小了音量，欲上前到乔老头耳畔解释，“家父让我上来，朝您禀告一事……”

“什么？”乔老头又一脸茫然道，“你就在那儿说，别过来!”

“我没有吼您!”万纯钧只得站在案几对面，吼道。

乔老头一拍桌，怒吼道：“如此无礼，目中无人！来人——!”

万纯钧：“……”

“等等!”万纯钧大声道，“你听我说完！哎!”

……

“你还说呢。”符晨曦哭笑不得道，“那老头儿耳朵背，根本什么都听不清。”

曹靖霏说：“那你还不是通过申请了?”

符晨曦得意地说：“要不是我急中生智……”

曹靖霏嘲讽：“急中生智？要不是大伙儿忙前忙后，你以为靠你一个人能行？自己玩儿去吧。”

“哎，你这么冲做什么？”符晨曦道，“开个玩笑嘛。”

午饭时，符晨曦谈起早上中堂之事，将自己处变不惊、临危受命的本事着实夸大其词了一番，曹靖霏却听得不爽起来。

“别吵了，我好饿。”麟嘉说。

客棧内饭菜上来，符晨曦瞥了眼曹靖霏，感觉到她似乎有心事，大清早就怪怪的，正要问时，曹靖霏却不依不饶，开口道：“符晨曦，你是不是觉得我晃点了你?”

“我没这么说!”符晨曦道，“你至于么？只是信息有差，险些让我误判形势……”

“行啊你!”曹靖霏道，“下回你自己打听去呗！是你要问我到了中堂怎么说，我告诉你了，现在倒是回来怪我?”

“你别无理取闹行吗？”符晨曦也受不了，正要再说，曹靖霏却把筷子一摔，转身走了。

“喂！曹靖霏！你什么态度？摔筷子？”符晨曦怒道，“你给我回来!”

曹靖霏只是不理，上楼把门一关。步光、麟嘉与岳霆看着符晨曦。

“她到底是怎么了？”符晨曦莫名其妙道，“亲戚来了吗？今天脾气这么坏。”

“亲戚？什么意思？”麟嘉好奇地问。

“吃你的饭，别问长问短的。”步光沉声道。

“昨夜靖霏出去了一趟，”岳霆说，“兴许是去了洛邑参天分部，不知道那儿的人说了些什么。”

“啥时候？我怎么不知道？”符晨曦说。

“你睡得和猪一般。”步光冷冷道，“还问？”

符晨曦只觉心中多少有点儿愧疚，曹靖霏是去为自己居中联络，还是去打听消息？待会儿上去哄哄她算了。

午饭后，步光递给符晨曦一张名单，说：“这是你需要去拜访的各派代表。力求让他们在明天的决议上，承认公司派。”符晨曦一看名单，前头是门派名称，中间是门派首席或前来洛邑的代表，后面则是门派所在洛邑的街道与宅邸，共二十派之多。

“拜帖都给你准备好了。”麟嘉拿出厚厚一沓拜帖。

步光又说：“从最上面的一家开始走，后面的若时间来不及就算了。”

符晨曦一个一个地问，名单上的人脾气如何，性格如何，众人也不告诉他昨夜之事，只各自简单介绍了些，就催促他快去。

参天、锥隐、木甲、龙牙、方相、森罗、破岳、镇军……这些排在前，根据曹靖霏所述，这八个门派乃是极有可能争取到的，必须公司派掌门亲自去，以示诚意。

不会支持他们的门派里，则是青峰派居首，天煌其次，因为符晨曦毁过天煌派的镇派之宝空明罗盘。再次则是奔云，这是曹靖霏的猜测。余下的门派里，炎霄燎原派、旻霄持鼎派因与万里伏交好，也不可能支持符晨曦。至于也许将承认他们的中间门派，则是与参天临近的极光、位处西方朱霄古蜀一地的凤鸣、金沙门，以及九原、无常等两大僻处北方的门派。追日派则已经没了。看见名单上被划掉的“追日门”时，符晨曦花了好大一番力气，控制自己别抬头看岳霆。

“我走了，你们呢？”符晨曦说，“在城中四处玩玩吧，好不容易上来一趟。”

步光与麟嘉等人满脸无奈，步光道：“都什么时候了，符晨曦，你究竟在想什么？”

符晨曦说：“人生嘛，就是这样。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各人有各人的命。难道事情办不成，就白来了吗？总得当观光吧。”

岳霆倒是笑了起来，说：“及时行乐，冲着这个，我师父一定喜欢你。”

符晨曦端了茶、几个包子、一碟小菜，上了楼去，叼着筷子，含糊道：“曹大小姐，小的给您送饭来啦！”

里头不闻应答声，符晨曦道：“还请大小姐开恩，给小人开个门嘛，要么高抬贵腿，走出来自己吃也好呀。”

曹靖霏依旧不出声，符晨曦也不好就这么进去，片刻后又说：“我先走了，傍晚回来。”

说毕将午饭放在曹靖霏门口，匆匆下楼去，看了眼客栈院内的日晷，刚过午时。

一个下午要跑完十来个地方，当真是件麻烦事……符晨曦揣着拜帖，沿着街道走着。

各门各派都有备车，或是租赁奔云的马陆虫车，符晨曦只能靠两条腿走，心想：一个公司要注册上市当真不容易。缺氧外加阳光炽烈，又让他的头疼了起来。

殊不知就在他经过集市时，一辆华贵的马陆虫车停下，车中拉开侧帘，车中人朝外看了一眼。

“派几个人跟着他。”车中人吩咐道。

(二)

“符掌门呀……倒是好久不见……”

“哟，令狐大美人儿，这才几天？”

“好啦，知道啦，拜帖收了，你滚吧。”

“……”

“符晨曦？知道了，拜帖放桌上，你走吧。”

“小弟初创公司派，只希望在九霄中立足，赵治兄今日扶持恩情……”

“我说‘知’、‘道’、‘了’，‘知道’知道啥意思不？你怎么这么啰唆？”

符晨曦：“……”

“爷爷！果然来了！”

“求见龙牙长老……”

“我爷爷正洗澡呢，拜帖放着，你先回去吧。”

“小美女，不如……我来给你爷爷搓背？”

“走走走，别来啦。”

“你小小年纪，怎么……哎！开门！开门啊！”

酒肆内，镇军那俊秀掌门独生子一见符晨曦，只是随手一指，示意他把拜帖放桌上。

符晨曦到案前坐下，笑道：“实不相瞒，这次前来拜访荀磊兄……”

“我让你把信放着，没让你人坐下。”荀磊稍稍扬起下巴，打量符晨曦，“我在等人喝酒，你占了他的位置，可以出去了。”

符晨曦：“……”

符晨曦心里问候了这小白脸的祖宗十八代，起身一点头，笑道：“那就不叨扰了。”

“参天，木甲，总该回来了吧……”符晨曦走出来，对了下名单，方才去参天与木甲时，两处都没碰见正主儿，现在再去看看。

日落西山，太阳已逼近洛邑下的云海，经过城南之时，符晨曦见不少仙人聚集在一座山坡上，便索性也走了上去。这儿是九霄大地的最高点，也是世界的中心，一座硕大的方碑上刻有太极图，碑下书四字：天长地久。

传说这是九霄第一代仙人们所立下的界碑，以标记地之山脊，取自传说中老子化形下界，骑青牛出关时，留下的天地奥秘《道德经》中的：“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

自生也，故能长生。”然而随着时间流逝，这句已成为男女相许一生的情话。

符晨曦站在方碑前，想起了当年自己与前女友许过的诺言。有什么感情，是能真正地天长地久？他不禁叹了口气，又想到还在客栈里生气的曹靖霏，心情愈发复杂起来。

站在这世界的最高点——不周之巅，异常稀薄的空气，令人有种奇异的幻觉。面朝闪烁黄昏金辉的茫茫云海，风涌雾动，裹着稀稀落落的云穿过方碑。一切都如此地不真实，令人感觉仿佛置身于梦里，又仿佛抬起手，就能触碰到天穹。在那天穹之外，是否又有另一重梦境？符晨曦有时候，甚至不知道自己成天在忙什么，曾经在现实世界中四处奔波，售楼，却终究孑然一身。如今来到九霄，又陷入了这个圈，奔波劳碌，半天也闲不得，又是为了谁？靖霏吗？步光？更多地，也许反而是为了步光吧，以及家里那么一大群嗷嗷待哺的妖怪们。想到这里，符晨曦又勉强拾起斗志，打点精神，去吧去吧，继续看人家的白眼去。

所有人都说把拜帖留下，意思是：答应呢？还是不答应？

“把拜帖放下吧。”奢比文说，“符晨曦掌门，久仰了。”

参天的花房藏书室内，符晨曦又听到了这么一句话。

“那就不叨扰了。”符晨曦心想曹靖霏已经帮自己当过说客，想必不会有太大问题，正要告退时，奢比文却说：“为何如此行色匆匆？老夫的意思是，把拜帖留着，坐下来谈谈吧。”

符晨曦一怔，笑了起来，点头说：“就恐怕占用您的时间。”

“时如逝水，去而无回。”奢比文说，“该错过的总会被错过。又有何妨？明日午时将举行奔云联盟会议，想必今日各派首席俱无暇招待符掌门了。”

原来是这样吗？撞上了同一天？却不见赤将子暝，只不知他在何处……符晨曦心想，奔云是午时，公司派则是申时，倒也凑巧。但他尚未正式获得席位，想必午时的会议也不会来邀请他。

“大师觉得公司派能通过这次的决议么？”符晨曦不禁问道。

“追日满门尽灭。”奢比文答道，“唯一的继承人不愿出面，九霄二十一派中，有一派已是除名了，符掌门倒是碰上了个好时候。”

符晨曦想起岳霆，叹了口气，点了点头。奢比文则微微一笑，说道：“先前从虚渊、靖霏处听过不少符掌门的事迹，老朽只想请教符掌门一事……”

“但言不妨。”符晨曦说。

“人生在世，有何意义呢？符掌门觉得，你这一生，究竟是什么？”奢比文注视着符晨曦的双眼。

符晨曦本以为奢比文要聊苍霄，聊黑潮，抑或聊青峰，聊徐茂陵，没想到他却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

黄昏时分，曹靖霏拖着长长的身影，走过街道，来到方碑前。

每天只有这个时候，方碑下才几乎没什么人。洛邑流云阵阵，风卷鎏金，空中的天脉闪烁着瑰丽的光华。曹靖霏伸出手，触碰那块方碑，它是九霄世界中至为悠久之物，半黑半白的碑身，屹立于此地已足有三千年。

“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长久，以其不自生，故得长生……”

那一年，她第一次来洛邑，弘带着他来到这块方石碑前，告诉她：“徒儿，你相信天地就像仙人一样，有它的意识么？”

“天地以其不自生，故得长生。”那时的曹靖霏自然对《道德经》背得滚瓜烂熟，回答道，“不自生者，是不会有意识的。”

“可师父却相信。”弘微微一笑，说，“世间万物，皆有其灵，正如天地一般。”

那时候的曹靖霏不懂，现如今也不懂，弘还说了句话，答道：“人生在世，就像这一缕缕穿过的浮云一般，居无定所，四处漂泊，时而聚集，时而分离，千变万化，未始有极，你即这天地，天地即你……”

在许多个寂静的黄昏中，她总是忍不住地想念师父。他是个怎么样的人？就连参天的诸位大学者，似乎也很难对他下一个定论。对她而言，弘最大的特点就是——洒脱。

这种洒脱常常伴随在她的生活里。她敬仰他，希望学到他的这份洒脱，并努力地改变着自己，做到他话中的人生在世就像一片云，四处漂泊。虽然收效甚微，但她仍然期望着自己能活得像师父一样潇洒。正因为做不到，茫然而孤独，于是她常常怀念起他来，直到她认识了那个“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符晨曦。

若师父还在，想必会喜欢符晨曦；若师父还在，他们一定有许多话可以说，笑一笑，便有了默契。笑一笑，喝几杯小酒，自己也不必被父亲抓回去嫁人。凡事师父能给自己做主，符晨曦也不会让自己离开他。曹靖霏想起昨夜奢比文所言，忍不住又叹了口气。

“有心事？”一个声音响起，曹靖霏马上抬头，发现却是岳霆。

“什么时候来的？”曹靖霏淡淡道。

岳霆：“跟着你好一会儿了，见你有心事，一直不吭声。靖霏，这朵花给你，很适合你。”

岳霆手中拈着一朵碧绿色的花，乃是洛邑的奇卉，名唤碧金萝。曹靖霏伸手要接，岳霆却将它顺手别在曹靖霏的领子上。虽这个举动不免过于亲昵，但曹靖霏只将岳霆当作一个俊秀的少年看待。在她眼中，岳霆与麟嘉并无太大区别，彼此相识也不深，大多数时候，岳霆总是跟在符晨曦身边，也不常与自己说话。于是她勉强点了点头，叹了口气。

“想起我师父了。”曹靖霏说，“十年前，他第一次带我上洛邑，来的就是此处。”

岳霆从方尖碑的另一面，转过，朝曹靖霏走来，略略低头，注视着她昳丽的容颜。

“我挺奇怪的，岳霆。”曹靖霏皱眉道，“你和符晨曦非亲非故，为什么愿意出手帮他？”

岳霆抬起手肘，倚着方尖碑，说：“不奇怪，我与他约定了一些事。该奇怪的反而是我，曹小姐；你究竟为什么，会这么帮符晨曦？”

曹靖霏疑惑地看着岳霆，事实上岳霆只比她小一岁，摘下面具后颇有点少年老成的沧桑感。

“世间总有一些人，会去做一些事。”曹靖霏说，“不为了什么。”

“你喜欢他。”岳霆端详曹靖霏的面容，温和地说。

曹靖霏刹那间俏脸飞红，不自然地别过头去，说：“谁说的？我可没有。”

“你想嫁他么？”岳霆说，“符晨曦一无财，二无势，你爹也好，参天也好，他们都不会让你与他在一起的，而且，他也不一定喜欢你。”

最令曹靖霏烦躁的就是这件事，闻言，她秀眉微蹙：“你谁啊！管太多！”

岳霆反而笑了起来，说：“你生气了？奢比文大师是不是让你回家嫁人？”

曹靖霏诧异道：“你怎么知道？”

岳霆始终注视着曹靖霏的脸，缓缓道：“我猜的。”

“回去吧。”曹靖霏不想再谈论这个话题，说，“符晨曦快回来了。”

曹靖霏刚转过身，岳霆却在她身后说：“你爹想让你嫁伏明掌门尉迟晰，你不愿意，若你师父仍在就好了，万事有你师父做主，是不是？”

曹靖霏沉默良久，最后说道：“斯人已去，讨论这个并没有意义。”

“可你忘了，弘大师生前，也为你谈过一桩婚事，许过一户人家。”岳霆缓缓道，“想必那些对你来说，也已随着弘大师离去……”

以弘生平之潇洒，当年不过是玩笑之言，兼之曹靖霏身份又是奔云大小姐，岂会如此儿戏，贸然定下婚约？但这句玩笑，曹靖霏却是记得的。她没有辩驳这许多，只是为之一凛，转身注视岳霆双眸。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认不得我。”岳霆说，“我却认得你，弘大师是否曾经向你提到过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作岳流云？”

“你……”曹靖霏刹那震惊了，说，“岳流云？不是已经……”

“已经死了？”岳霆道，“这些年里，难道你就不曾想过，万一他还活着呢？”

无数过往闪过曹靖霏的脑海，自岳霆来到公司派后的一举一动，注视自己时的眼神……

“你进了方相派？”曹靖霏颤声问道，“怎么会？！这……我不信……”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岳霆喃喃道，“曹靖霏，如今我站在你的面前，你愿履行这婚约么？”

“别开玩笑。”曹靖霏瞬间心烦意乱，万万没想到，她简直哭笑不得，问，“那天你……”

岳霆眉头轻轻地拧了起来，已全然不似与符晨曦相处时，那愣头青模样，说道：“那天夜里，你师父与你途经剑门关，本是来凝青山做客，只是就在那一夜，我家门不幸，被黑潮所侵，弘大师赶到，让我马上跑，他则前去追查入侵我门派的黑气的源头。”

曹靖霏呼吸急促，不认识般打量岳霆，一时间竟说不出一句话来。

“跟我走吧，靖霏。”岳霆眼里带着悲伤与不忍，“你师父与我爹，谈过这桩婚事，如今我还活着……”

“别闹，岳霆。”曹靖霏心乱如麻，哭笑不得，说，“那只是师父当年的一句玩笑！”

“曹靖霏。”岳霆的眼神已与平日有所不同，透出凝重与奇特的威严，说，“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跟我走。”

曹靖霏：“……”岳霆背后出现了数十名身穿奔云商会武袍的护卫，封锁了方碑台下。

“深藏不露。”曹靖霏说，“果真是小看你了，岳霆。”曹靖霏略微抬起手。

“你该知道在洛邑动武会有什么后果，靖霏。”岳霆微微一笑，彬彬有礼，十分温和谦恭。

“咱俩一起，在万仙殿后面壁三年。”曹靖霏道，“如果把这块方碑给毁了，你就更带不走我了。”

爹！你在附近的话，最好出来，这块碑你再有钱，也是赔不起的哟！”

“你爹正忙。”岳霆说，“我不会让你毁去古物的，靖霏。”

说时迟那时快，先前岳霆别在曹靖霏领侧的碧金萝绽放出碧绿光华，疯狂地吸取曹靖霏全身的灵力，曹靖霏力气登时被抽空，既急又气，怒道：“岳霆！你……”

一句话未完，曹靖霏只觉全身虚弱，踉跄软倒，岳霆箭步上前，将曹靖霏搂在了怀中。奔云护卫纷纷前来，保护岳霆，将曹靖霏带上了方碑台下的马陆虫车。

暮霭沉沉，奢比文大师将符晨曦送出花房，彼此点头。

“很不错的故事。”奢比文说，“若弘大师今日还在世，想必会喜欢你。”

符晨曦笑了笑，说：“这世上不喜欢我的人多了去了，喜欢我的人，也未必每一个都是真心的，多一个也好，少一个没差。”

奢比文道：“老夫仍然希望你这片云，能有化作雨水落在某个地方的时候。”

符晨曦说：“也许吧，告辞。”奢比文行参天礼，符晨曦行了个个创的公司派礼节，互相别过。

入暮时分，天际余下一抹绛紫色的霞光，太阳沉入了云海，世间仿佛只有洛邑，而云海之下，熙熙攘攘的九霄大地，又似乎是另一片国土。

街道两侧亮起红灯笼，符晨曦慢慢地走着，回忆起今天拜访过的门派，还剩下木甲、森罗两派未去，而根据步光的计划，勉强算完成了任务。先回去碰个头，参详参详？

然而就在此时，一名奔云卫士来到街前，朝符晨曦说：“公司派符掌门，敝会大人有请。”

符晨曦皱起了眉头，而马陆虫车已驰到面前，商会卫士客客气气地拉开帘子，请他上车。

“哪位大人？”符晨曦问，“我还得回去吃饭呢。”

“不会耽误您太多的时间。”卫士客客气气道。这种风格，多半是赤将子暝，符晨曦沉吟片刻，总要遇上的，听听他说什么也好，于是索性上车。

(三)

马车没有将符晨曦带到什么客栈或金碧辉煌的大宅中，反而沿着洛邑正街驰向屹立于城市中心处的巨大建筑——万仙殿内。

“请。”卫士让符晨曦走在前面，说，“大人正在待客，稍后就来。”

“在万仙殿里待客？”符晨曦笑道，“看来洛邑已经是你们家的了啊。”

卫士没有多说，只是引着符晨曦进了正殿，示意他稍等，自己则退了出去。这是符晨曦第一次进入万仙殿，根据步光所言，明日所召开的会盟决议，便将在这里举行。既然始终要进来，便不急着观光。明天的决议一共有两场，第一场乃是奔云商会发起的联盟会议陈情。

第二场，则是公司派请求加入会盟，获得九霄认可的临时会议。符晨曦缓步走进万仙殿，只觉震撼无比，这座宏大的殿堂，传说集九霄之力，历经近百年建造而成。内里树立了无数先哲与仙人英雄的雕塑，至为神奇的是，此处没有古老的七大神明，清一色俱是仙族。

万仙殿正中央的，乃是一名身高近十米，膝前横琴，背有太极轮作旋转之形，鬓佩龙翼的男子雕塑。在他的背后，则是赤身裸体的华胥站在泥泞之中，迎接从天而降的龙神雷煌的一幕。

华胥感龙而孕，生伏羲、女娲，这是远古神话中人类所诞生的源头。

那么万仙之祖，这男人莫非是……？符晨曦缓缓走上前去，台座刻有上古文字，依稀能辨认出“伏羲”二字。女娲已飞升成圣，按理说不该以“仙”归类，伏羲则是人父，大地上一切人类的先祖，只不知现在的他，魂归何处。

伏羲左边第一位的，乃是一名左手持龙骨剑，右手佩刀轮，身披铠甲，背一把龙骨长弓，驾驭巨大战车，背有龙翅的年轻男子，全身镀金、银，双目镶上了黑曜石，乃是黄帝姬云。

符晨曦在神兵谱上见过轩辕六器，分而为各部件，组合为战车，于是黄帝也号“轩辕氏”。万仙殿中工匠后人为轩辕氏雕像时制造了两套巨大的武器，以彰其威严。

右边是个头稍小，身披飞扬长袍，手持五谷的中年人，想必就是神农了。

再往下的许多雕塑，符晨曦几乎没一个认得，只从古籍中读到过名字，神农之后乃是身周磐龙飞旋的大禹，也是青峰所崇拜的游侠之祖。大禹之后是金鳌岛岛主赵公明、斗母，古仙人闻仲，森罗祖师吕岳……啊哈！终于有个认识的了！

符晨曦挨着台座看下去。黄帝姬云之后，则是伏明派的祖师燃灯道人，镇军派的祖师龙吉公主……众仙或法相庄严，或战甲辉煌，令人不禁心生敬畏与肃穆。

到得末尾时，则是左手捧经，右手戴一手套的参天大学者——元素之潮的英雄之王北落。与他相对的，乃是刺客袍飞扬，手持长弓的蒙眼女子——锥隐、追日两派教主，女武仙羽林。此处虽名唤“万仙殿”，仙人雕塑却远远未足一万之数，然而这么多雕塑，也实在让人震撼无比。

符晨曦绕了一圈，想去伏羲像前再瞻仰下，大禹像后却传出脚步声响，转出一名青年男子。那男子身穿青峰武袍，袍绣暗纹，衣着光鲜，面如冠玉，腰佩宝剑，释放出止不住的全身杀气。

符晨曦：“……”当真是冤家路窄，居然在这儿碰上他！

“万纯钧？”符晨曦脸色一变，笑了起来，“哎呀，久仰久仰，您还活着呐！最近去泡澡了吗？”

那天在永曜龙温中，万纯钧挨了曹靖霏一式流星暴雨，险些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在浴池里头。在那之后的无数个夜里，万纯钧简直辗转反侧，恨不得将符晨曦抽筋扒皮。幸而九霄中，霄与霄之间有着严格的通关限制，否则第一个上门来杀符晨曦的人，必定是万纯钧。

“符晨曦……”万纯钧脸上现出残忍而阴冷的笑，“总算让我逮住你了。”

“万师兄，”符晨曦心念电转，走近些许，说，“不如咱们今天一起去泡温泉吧？美女很多哟，要偷看人洗澡就不要偷偷摸摸地去看了，光明正大地看可好？”

万纯钧：“……”

万纯钧险些控制不住自己，就要抽剑砍了符晨曦，然而这儿是洛邑万仙殿，众仙眼下的神圣之地，若在此处动武，后果将不堪设想。

符晨曦也正是为了这点，极其希望万纯钧朝自己动手，只要万纯钧出拳，他绝不还手，青峰派万里伏的独生子无视禁令，擅自私斗，自己这么碰个瓷，明天会盟决议上，一定有不少门派倒向自己这边，顺便还可把万纯钧给关起来，免得他在决议上说三道四。

万纯钧几次欲拔剑，终于控制住了自己，恶狠狠地看着符晨曦。

“只要一离开洛邑。”万纯钧凑到符晨曦耳畔，极低声说，“我就要将你碎尸万段。人父伏羲在上，上古众仙为证，今生我若杀不了你，便让我永世在火海中沉沦……”

符晨曦背后起了一阵寒意，只是没想到，万纯钧对自己的恨，竟如此深。为什么？想起从前万纯钧对步光的某种态度，他马上有了答案。“哎，不用这样嘛。”符晨曦笑着说，“何必呢？咱们都是大师姐的……呃……你是他从前的……呃，我是她现在的……呃。”

万纯钧：“你！”

符晨曦三个“呃”字透漏出了大海般的信息量，万纯钧顿时一股血涌上头，只想索性拼着被责罚，就在这儿杀了他！“……那天晚上，大师姐还特地告诉我。”符晨曦极其诚恳地说，“以后见了万师兄，一定要客客气气的，毕竟是你成就了我们俩的这段……”

拔剑声巨响，在殿内回荡，符晨曦虽不怕死，却也下意识地退后。万纯钧的怒气已无法遏制，只等下一刻，就要发动青峰剑式，将符晨曦砍成碎块！

“两位都是本会的贵客。”奔云护卫的声音在万仙殿内传来，“请不要在万仙殿中动手，有什么恩怨，请到洛邑外解决。”万纯钧不住喘息，涨红了脸，表情狰狞，双目布满血丝，显然已愤怒到了极点。符晨曦见来了人，计划不通，只得一笑作罢，退开些许。

“青峰万公子。”护卫上前，朝万纯钧说，“大人在内殿等您，这便可过去了。”

符晨曦打量那护卫，说：“喂，你顺便告诉赤将子暝一声，我时间宝贵，还得回去陪我爱人，要没什么事，这可走了。”护卫自然不能让符晨曦就这么走了，忙告罪事多，请他再等个片刻。万纯钧则恨恨盯着符晨曦，将怒火暂且咽下去，跟着护卫从侧门离开。

万仙殿尽头，万纯钧刚走，侧门内又走出一中年人，敞着胸膛，一身华服，胸膛前斜斜挎着缀满宝石皮带，手腕戴一小型星盘法宝，腰侧佩一腰包，头发上插着几枚色彩斑斓的羽翎。

虽然只有一面之缘，符晨曦却马上认出了这人，正是自己要找的重要人物——木甲行会大师，东方华藏。

“东方大师！”

“是你？”东方华藏一怔，彼此较之初见已截然不同。符晨曦完全没想到，上回在参天书阁给自己治断手的名医年过四旬，居然还一身健壮肌肉，做这么一身风骚打扮。

东方华藏也没想到许久之之前见过面的这青年，居然会出现在万仙殿里。

“晚辈是公司派掌门符晨曦。”符晨曦忙递出名帖，解释今天去了木甲行会驻地，却不见东方华藏。

东方华藏面有忧色，听见“符晨曦”之名，顿时震惊了，接过拜帖并未拆开，说：“你就是那个符晨曦？”

“呃……那个……应该是吧……”符晨曦嘴角抽搐，一时不知该如何作答，想来自己的“威名”已经被议论过，只不知森罗背后说了自己多少坏话。

“当时的事说起来复杂……”符晨曦正要解释，东方华藏却抬手阻住，极快地接受了事实，解释道：“木甲、奔云、锥隐与参天四派，在万仙殿中都有驻点。城中驻地反而不常去。”